



寒山詩集鈔第三

大有好笑事光

略陳三五箇ホ

張公富奢華ホ

孟子貧軼軻ス

祇取侏儒飽タ

不矜方朔餓ヲ

巴歌唱者多シ

白雪無人和ス

此詩ハ古來ヨリ逆義ナル事ヲ云ソ天ハ

善ニ福ニ惡ニ禍ストコソ聞ニ及之幾クソヤ皆々ハ不言ニツ四ツホト云陳テ見ンサテ大笑スヘキフカアルソ昔戰國ノ時分ニ秦ノ張儀ハ連衡トテ六國ノ諸侯ノ交リヲ離隔シ一起徒黨アラシメテ其等ヲ打治メ我大名ニナルカサナクハ秦ヘ忠節ノ國ヒヨハ取成ラシテ諸侯ノ礼物ヲ得ントシタツ燕秦ハ合從ト云テ六國ノ諸侯ノ謀ヲ會盟約諾ヲサセマワリ禮弊ニアツカリ富福人ニナラシトシタツ故此兩



人ハ縱橫遊說ノ辨口ニ奢萃ラレタソ其時孟子如キ賢人ハ爰ニテ不  
被用カレヨモ不遇テ軾軻ナリレシヨ  
〔文選〕古詩ニ無爲守窮賤軾軻ト  
メ長ニ苦辛スト云モ不遇ノ兒也祇今モ侏儒トテ爲儒ノ弁口者ハ俸祿  
飽充孟子貧苦東方朔力困餓ハ吟ム人カナイノ宜哉古未已歌底ノ小  
歌ナトハ女童能唱ヘ陽春白雪ノ高曲ヲハ味鳴スル者稀ナリ世ノ暗暗  
ヲ諷スルナリ更記曰戰國時閔東地從長六國居ニ居之蘇秦相六國  
以令從親而擯秦故曰合從閔兩地廣秦獨居之張儀相秦破閔  
東從道使連秦之橫故曰連衡蘇秦與齊大夫爭寵竟被殺張儀  
遊說于六國飯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六秦不耽張儀諸  
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儀復相魏一歲卒儀與  
秦皆以縱橫之術說諸侯致位富貴也 答客難東方曼倩銑曰漢  
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之士侍以  
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不偉也善曰漢書朔上書陳農獸  
強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其文曰客難東方

朔曰蘇秦張儀一當方乘之主而身都鄉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  
徠先生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  
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無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  
內無雙則可謂博聞弁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  
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  
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  
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  
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  
失土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室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  
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情諸侯賓服威振四夷  
連四海外以爲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豈猶  
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  
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天節效晴安知

前後方今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勞  
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藉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  
掌故傳曰天下無害苗益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益有賢者  
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殊然安可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  
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循身何患不榮大公體行仁  
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  
以日夜孳也修孝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鶴鳴飛且鳴傳曰天不為  
人之惡寒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輟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  
而易其行天有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陸  
清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蔽耳所以塞  
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奉大德放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之  
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則敏且廣今世處士塊然  
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

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  
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考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  
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  
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者  
哉猶是觀之壁曲臆駭之襲狗狐豚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魚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  
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上四書備考曰孟軻字子輿魯公族孟孫子  
之後也世居鄒父激公宜娶仇氏生孟子三歲喪父然孟母賢養  
之使記列傳曰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孔叢子雜訓篇  
孟子車尚幼直見子思云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  
不果所言故退而與萬章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嘗自善養  
浩然之氣云備考曰暮年娶由氏女生子各異乃孟仲子是也從  
學公孫丑函怪錄曰孟子竟為尹士被殺云聽雨記談曰予嘗  
觀孟氏譜孟子則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而赦王廿六年正月十

五日卒八十四云  
文選對問曰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  
行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  
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  
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  
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國中屬而和者不  
過數人是以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也云云評林張子曰儀秦侏儒  
俳優之類能卷而懷之者東方朔是也魏人公孫衍亦以談說頭名其餘蘇代蘇  
厲周最樓緩之紛紛備於天下務以辨詐相尚者也

老翁娶少婦 髮白婦不耐 老婆嫁少夫

面黃夫不愛 老翁娶老婆 一々無棄背

少婦嫁少夫 兩々相憐態

此詩六物每相應義  
可然上二婚媾猶似

合妻力最ナリ真女子 辭宅婚篇曰景公有愛女請嫁晏子之 辭  
曰我得少姣我先亦可以倍云而不受矣

雍容美少年 博覽諸經史 盡號曰先生

皆稱為學士 未能得官職 不解東耒耜

冬披破布衫 蓋是書蟲已

此詩ハ貧儒ノ躰也  
書生不遇ニレテハ

取咎於肩春豈誤人乎未時到款命款書理豈拘名利哉感哉  
雍者幼也耒耜ハスキ也世本記性作之云

鳥語情不堪 其時臥草菴 櫻桃紅爛々

楊柳正毵々 旭日銜青嶂 晴雲洗綠潭

誰知出塵俗 馭上寒山南

此詩ハ寒巖ノ春景ヲ云ソカ、ル深山モ春

來レハ見聞共ニ面白キノ鳥語喃々時草菴ニ高臥シテ見レハ櫻桃ハ紅ニ赫トカ、ヤキ楊柳ハ舞ヒトナヒキ乱ル、ソ朝日ハホノクト青嶂ニ出晴雲ハ緑潭ト一色ニナルソ誰出塵俗馭氣此寒山ノ南嶽ニアルトハ知ヘキノ

昨日何悠悠 場中可憐許 上為桃李狂

下作蘭蓀渚 復有綺羅人 舍中翠毛羽

相逢欲相喚 瓜々不能語 此詩ハ寒山子聚洛ヘ出テ又歸山ニテ作

ル款或人問云昨日京師ニ出ラレタルカ何トヌ悠悠ト逗留シタソイツモ早ク飯リ玉ヲカ不審ナリトイヘハサト其事ヨ洛陽場裏ニ可

憐感慨ノ起テ暫見テ居タツ一ツノ富家ト三へ上ニハ桃李ノ狂ヲ開下ニ芳蘭香草ヲ渚ニウヘヤリ水ヲタ、へ其中ニ綺羅ヲ衣裳トセシ人アリテ舍中ニ翠毛ノ羽禽ヲ弄シテ賓客對談ノ躰ヲ窺フニ一人又瓜々ト食ヒ肥、腹大ニ便ヒトノ朋友ニ相逢テモ息トラシゲニテ其名氏ヲサヘ呼ヌ者カアソタツ寔消飯袋トイフ類ノ穀ツブシメソト也 蓀ハ香中セ也似石蒲無春見楚辭此詩ノ底意深衆人ノ蚩々タルヲ惡ナリ寔世人馬牛ニノ襟裾スル類多悲哉人肥タルカ故ニ不貴味フヘシ

丈夫莫守困 無錢須經紀 養得一犢牛

生得五犢子 犢子又生兒 積數無窮已

寄語陶朱公 富與君相若 此詩大丈夫ノ貧困ニ苦メルヲ相勵ス義

ナリ最貧苦ハ天年ナリトイハ厄多分懶怠カラ起テ無錢ハ色々經紀營  
ミラレテ手廻ノ義ヲ考ヘ見ヘシ晋ノ陶侃ハ木屑竹頭ヲ貯テ泥土ニ敷  
或ハ竹釘ヲ削ルテアリ前漢ノ龔少卿ハ賣刀一犢牛ヲ買テ牛數ヲ  
得タト云ソ其如ニ懶怠セスハ陶朱公ト同富ヘシトナリ史記世家曰  
范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功成名遂身退天道也乃  
歸相印ヲ尽散其財以分与知友郷黨懷其重寶去止于陶山以為  
此天下之中交易無有利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  
甯累臣萬天下称陶朱公云

之子何惶々

卜居須自審

南方瘴癘多

北地風霜甚

荒陬不可居

毒川難可飲

魂兮歸去來

食我家園甚

此詩ハ全篇宋玉招  
魂ノ詞ヲ摘取シテ作

ル故是ヲハ寒山子招魂ノ詩用云ヘシ惶々ハ不安貞緝蛮黃鳥止于丘  
隅ト詩經ニモアリ鳥々モ如此况人生ヲヤ子細ニ其止處ヲ擇テ  
卜居スヘシ南方ハ靄霧多ク山澤ノ蒸氣アリテ瘴癘ノ病アルヘシ  
白居易カ詩ニモ半面瘴烟色滿衫郷淚痕此時無一盞何物  
可招魂云々麻徵君詩ニモ蛮烟五月髣人髮江山多處乃爾毒  
ト云々北地ハ殺厲氣風霜嚴寒ニメ而難堪東荒ノ陬ハ偏氣ニメ而寒  
暑不和西方ハ河源浪泊ノ邊下モ潦上モ霧毒氣薰蒸ノ仰テ視飛鳥  
跼々墮水中下馬援モ云々然則魂魄ノ留附スル處カナイホトニ早ク  
歸去テ我中華王畿馭和ノ地ニ來リ我家園ノ桑甚ヲ食シテ安居  
スヘシトナリ家園ノ靈臺ノ義甚ハ靈藥也人頗死スル其神魂困窮ノ  
而モ忽然魂魄失其處欲去耳也故礼記有復魂儀者以為盡愛  
之道也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舛屋履危地面而號曰臯某復  
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云々漢牟子曰人臨死則家人上屋  
呼之魂神還則魂不還則不藕茲知魂神不滅但身軀独朽爛矣景隆

モ亦曰形氣如屋神識如人去住由人屋是閑物也故金胎兩部有招魂之法其詞如斯詩日本神道モ亦有此法越前阿波賀ノ神主ト部ノ孫周禊等傳受拾介鈔曰玉ハ見ツヌシハタレシラ子氏結ヒトメツルシカヒソツミト云歌ヲ三返唱ヘ其人ノ著衣ノツマヲ結テ呼ト云リ男ハ左ノシカヒノツマ女ハ右リヲトリムスフトソ韓退之詩曰麥苗含穗衆生甚云續神仙傳云謝玄卿過神仙設扶桑丹椹云

昨夜夢還家 見婦機中織 駐梭如有思

擎梭似無力 呼之迴面視 況復不相識

應是別多年 鬢毛非舊色 此詩ハ旅客人夢夕中ニ還郷スル躰ヲ作

古樂府類也昨夜忽然トメ夢中ニ歸リ見レハ我婦人ハ機織テ居タリシカ梭ヲ留テ所思アリケニカモナク物案シ姿ニアツタソサルホトニヲ

ノウト呼タレハ面ヲ見カヘシテアレ凡猶々相知ヌク最哉是ハ別テ多年ヲヘタルホトニ互ニ思クツオレテ鬢髮毛衰ヘ旧時容貌ニアラヌ故ナリト云心ソ況トハ益也生別レ等如是況ヤ即妄隔生ノ死別ヲヤト云意ナリ長恨歌陳鴻傳曰上意油然恍若有遇 恍驚兒古詩曰看來看去恍如癡云ホクト訓ス

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自身病始可

又爲子孫愁 下視木根下 上看桑樹頭

秤鎚落東海 到底始知休 此一二ノ句ハ文選ノ北卷目ニアル古詩ヲ其

俛取テ置レタソ寔人世ノ有様如此歡樂少キホトニ片時モ安閑無事ナルヤウニアリ度ソ其外又病氣カアルホトニ猶々日ハツマル然凡其自己ノ病ハ是非モキカ多分又孫彦ノ代ニテノヲ愚ニ憂ルソ其等



下、崑崙山ニアル木ノ根ヲ尋及シ上ハ扶桑樹ノ頭ニテ見及タイト云ヤウナリ  
實物ニ譬テ云ハハ秤ヲモシテ東海ニ落シテ其底ニ到テアルヲ見付テ休息  
セウト云ヤウニテモナヒソ中華ニシテ日月ノ上下ヲ見ハ朝ニ扶桑ノ東  
ニ出タニ崑崙ノ西山ニ入ヤウナト云ソ **文選** 思玄賦曰夕余宿扶桑發昔  
夢於木木云 **山海經** 曰天帝之下都崑崙之墟也高萬仞上有木木  
長五尋大五圍ト云 **晉郭璞註** 曰木木穀類也二月生而八月熟  
木旺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木云 **尚書** 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云  
**十洲記** 曰扶桑樹在東海葉似桑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同根生更  
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云 **註** 扶桑樹ハ九千歳ニ一度有實也

世有一等流

悠悠似木頭

出語無知解

云我百不憂

問道々不會

問佛々不求

子細推尋著

茫然一場愁

此詩ハ埒モキ一愚底ノ有様ヲ作ル其情

意ハ悠々ト迂遠ニテ何レナキ木頭ニ似タリ木頭ハ楸樹ナリ其言語ヲ聞ニ  
皆知解證迹カナイソ然レ自稱シテ我ハ百憂カナイソト云ホトニ無心ノ  
道人カト思テ道ヲ問ハ道モ不會佛ヲ問ハ佛モ不知サテ否者チヤト子  
細ニ推量尋著見ハ茫々タル場愁本性ヲクムレテ泥ニ醉ハ射ノ如キノ

董郎年少時

出入帝京程

衫作嫩鵝黃

容儀畫相似

常騎踏雪馬

拂々紅塵起

觀者滿路傍

箇是誰家子

此ハ漢ノ董賢カ事ヲ作テ當時少年ノ過

奢ヲ諷刺スル詩也 **漢書** 曰董賢字聖卿漢ノ哀帝嬖臣也其儀兒  
羨廉也故帝愛之拜黃門侍郎云 彼年少ノ時分帝闕ニ出入セシ

有様青衫ノ儒服ニテ嫩鵝黃トテ柳色ニ染タラ著ス其容儀恰モ畫ニ書タヤウニ廉シカツタソ常肝ヨキ馬ニ雪ヲ踏ケラサセ拂ケトアタリヲ拂  
ニ京師ノ紅塵ヲ起立シテ通ルソサルカラ觀者墻ノ如ク路傍ニ充滿シテ  
初モ是誰家公子ト相憐シモ今ハ夢ニタツタソ王荊公詩曰會風鴨綠糝々起  
白鵝黃鳥衣々垂云々註鴨綠水鵝黃柳色也アリ又踏雪馬日本ニテ四ツ白ト云馬  
也白銀目貫ノ太カヲサケケテ奈良ノ都ヲ子ルハ誰カ子ト云古歌思スヘシ

箇是誰家子 爲人太被憎 癡心常憤々

肉眼醉夢々 見佛不礼佛 逢僧不施僧

唯知打大鑿 除此百無能 是又世上大惡人ノ躰  
ヲ作ル詩ソ平生惡苦

両舌ニシテ嫉妬アルホトニ甚衆人ニ憎レ心性愚痴ナルホトニトテモナイフ  
ニ腹ヲ立憤ヒトイカルソ寔大凡俗ノ肉眼ナレハ道ヲ見ルコトモナク曹々ト

レテ無明ノ酒ニ酔テ佛ヲ見テモ不礼僧ニ逢テモ布施セス大肉鑿ヲ  
貪打喰ハカリカスキテ此外ハ百般無能ナリ寔ニ三室ヲモ不敬惡逆無  
道不可言躰ナリ

人以身爲本 本以心爲柄 本在心莫邪

心邪喪本命 未能免此殃 何言懶照鏡

不念金剛經 却令菩薩病 此詩ハ本末ヲ論シテ  
自本心ヲ修行ニイタ

ラレハソ先人ハ身ヲ簡要ト保護スルソ其身ノ根本ハ又一心ヲ柄ト  
レタ物ノ心理濼々落ヒタル時ハ邪魔何侵サン心内邪僻ナレハ本余  
喪亡スルソ此殃ヲ免テ世人ノナリカタキ處也然モ皆自己ノ懶怠カラ  
蜂起スル病ソ人ノ類ニ垢ノ付タル醜キ物ナレハ誰モ鏡ヲ見拭却レ去  
何ソ鏡ヲ開テ照カ懶ト云ヘキ其如一心ノ上ニ物点痕スレハ邪魔力

窺フソ其時鏡ヲ照スマウニ心中ノ宝珠ヲカヤカレ妄想ヲ拂除ケル本命  
平安也サレハ心ヲ照ス鏡ハ金剛經也此金剛經ヲ念スル一心清淨也不  
念菩薩モ煩惱アルトナリ金剛經ハ昔レ佛在舍衛國ニ時爲須菩提  
所說經也心理得證ノ佛語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要文是了此文ノ  
意ハ蓋隨緣者心之虛灵而鏡之明也不變者心之寂寞而鏡之空也  
是以應感万変無窮乃金剛不壞義也有黃公紹集解六祖本註川  
老頌著語張無冬新註等

城北仲家翁 渠家多酒肉 使翁婦死時

弔客滿堂屋 仲翁自身亡 能無一人哭

喫佗盃鬻者 何太冷心腹 此詩ハ漢文仲翁カ  
事ヲ作テ世人ノ無

頼心ヲ嘆スル義也 歷代小志曰文翁姓名黨字仲翁景帝時ニ爲

蜀郡太守云富貴ノ人ニテ酒肉最充滿ナリ故賓客門前如飯市或時  
仲翁カ婦人死去レタレハ用客喪礼ニ逢ハント見廻スル人堂上堂下一杯  
アタリヲ切仲翁自身終焉ノ時ハ一人モ來テ弔哭スル者カナカツタノ叔  
其初ニ入込テオリ盃鬻ヲ喫レテ念比タテセレ者凡モ子孫今不立ト見テ  
等閑ニスルハ比真ソ其心腹寒冷敷ソ古来世人ノ輕薄ナルケ如此トソ

下愚讀我詩 不解却嗤謂 中庸讀我詩

思量云甚要 上賢讀我詩 把著滿面笑

揚脩見幼婦 一覽便知妙 此詩ハ寒山公我詩ノ  
義理ヲ自稱スルソ若シ

下愚底ノ者カ説テハ合点アルニイホトニヤクタイモナキ詩ヲヤトテ嗤謂フ  
ソ又中品底ノ人ハ能思量レテイヤク是ハ人間世ノ千要ヲ作タト云テ  
可握玩扱上品上性ノ人ハ完余ト把著スルカラ大笑スヘキソナセニハ揚

俗力如ク早速合点シテ此詩ハ不羈朴直ノ散人カ實語ト會得ノ妙  
處ヲ知ヘキソ宋ノ真宗皇帝題佛花判讚曰孔明子弟無曾識碧  
眼胡僧笑點頭云ヤウナルヘシ **後漢書**列傳四十四曰揚脩字德祖大尉

張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脩至江南詭曹娥碑ト背  
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臼操不解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  
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ノ糸ナリ色糸ハ絶字  
幼婦ハ少女トシ妙字外孫女子トシハ好字壘辛糧臼ハ受辛トシハ辭  
操曰一如朕意云後世俗有知無智校三十里此夏也漢孝女曹娥銘度尚改作也

自有慳惜人

我非慳惜輩

衣單為舞穿

酒盡緣歌啐

當取一腹飽

莫令兩肺儼

蓬蒿鑽蠲體

此日君可悔

此詩ハ寒山子不羈  
閑散ノ自称ノ世間

ニ多分我身ノ榮耀ヲ待或恩愛ノ別離ヲ厭テ隱遁ヲモセス自慳惜  
ル人カアルソ寒山子ハ左様ノ輩ニアラヌソ衣服只單アルカマフレテ見ユルハ  
機嫌能時分ハ娑婆ト舞スソ酒モ飲尽シテカラハ詠歌ノ間クニ啐  
シテ足レルソ廣韻通作噀ト音也 **雜記**下篇曰大祥主人啐之云鄭玄  
詩咏七内及至幽為噀入口為啐然則口唇濕ホト掌ル心カ加様ニ撮介一腹カ人知  
足ス大善ナルソ欲深名利場ニ入テ兩脚ヲ牛馬ノ如ク儼羈セラレ其後ハ結句  
災難逢テ夫死シ土中埋ラ蓬蒿蠲體ヲ鑽透サレ棺槨モ朽果テ頰テ白骨露  
スホトノ夢世神魂ヲ勞スル曲夏ソ必君其日ニクイツヘレトナリ

我行經古墳

淚盡嗟存沒

家破歷黃腸

棺穿露白骨

歌斜有瓮餅

振撿無簪笏

風至攪其中

灰塵乱埽々

此詩ハ北冰底ノ墓処  
へ行テ作ルカ累ヒトアル

右墳ヲ見ハ流尺感慨ノ涙カアルソ其ハ人ノ存没無常ノ觀念ヨリ出ルソ  
誰人トハレラ子トモ作り魂屋ノ軒モ破レ死人ノ黃腸ニカリテ壓出モアリ  
又棺槨カ穿テ白骨ノアラル、モリ歌斜トハツハ多ツ貞其ハ何物ナハ花  
ヲ手向ケレ瓮酒ヲ洒キレ餅ノ類也如何様モ是ハ歷々人ト覺ヘテ振  
撥トツキハラフテ見レ正簪笏官具ハ無ソ誰ソ取りタル物ナレ唯陣々  
ル風至リ其中攪搜カセハ灰塵カ乱テ埒トトアカルハカリナリ埒ト塵ノ起  
貞簪ハカンガレ笏ハ手板トテ尺ノ事也

夕陽下西山

草木光暉々

復有朦朧處

松蘿相連接

此中多伏虎

見我奮迅鬣

手中無寸刃

爭不懼懾々

此詩ハ寒巖ノ景ヲ作  
レリ夕陽ノ西嶺ニ頃  
時分寒山子遠見レ玉ハ夕日華ヤカニサレ草木ニ映レテ暉々トカヤ

クソ是ハ暗夕方ノ景ソ又一方ニ朦朧ト陰リタル處カアルゾコニ老  
松ニ葛羅相連續レテ物スコキソ寔ニ深山ノ躰也其中ニ伏虎カアルソ  
我ヲ見テ世人カ來ルト思ヒ鬣ヲ振ヒ立ニ喘ト思テ怒ルソサレ正寒山  
子ハ手裡ニ金剛王宝劍ノ寸刃カアルカラ猛獸モ降伏スルソ若其宝劍  
ナクハオソレサテヲ得ベケンヤ懾々ハ怖貞

出身既擾々

世事非一狀

未能捨流俗

所以相追訪

昨弔徐五死

今送劉三葬

日々不得閑

爲此心悽愴

此詩ハ世間善惡ニ付  
テ紛乱ノ躰ヲ作ル寒  
山子隱遁ノ身ナカラ世上へ出レハ萬般ニ擾ヒト事多ソナセニナレハ世  
復カ一狀テナイカラソ隱栖ノ生涯ナレ朋友懇志ニ付テ未全俗人申  
ヲ奔捨スルハナラヌホトニ折節ハ相訪訊レ憂歡ヲ誥ルソ然レ昨日ハ

徐五幹殿力死去セラレタト云ホトニア、笑止ヤト追用スハ又今日モ劉  
三楨カ逝去セラレタト云ソ一日テモ心閑ナ事ハナク物サハカキノ朋友  
ノ親暱ユヘ今ハノ時ニ為レ此、慟哭スルノ又人情ノ常也、悽愴ハ愁ヒイタ  
ハ義ノ**文選**四十二曰時是魏都有疫疾死者多故魏文帝与吳質  
其文曰親故多離其夫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云註曰徐翰陳琳應場  
劉楨ノ四友也

有樂且須樂

時哉不可失

雖云一百年

豈滿三萬日

寄世是須臾

論錢莫啾啾

孝經末後章

委曲陳情畢

此詩ハ行樂ノ事ヲ云  
ノ歎条アラハ置酒ノ

可娛良辰又美景必不可失人間一百年ノ齡イカメレキフト思テ鈞距ノ  
意ヲ專ニスレニ筭未テ見レハ總ニ三カ日ノソ住世ハ須臾暫時ノ事ヲ云

錢ノ多少ヲ論メ啾啾トナケクフナカレサレハ**孝經**ノ末章ニ死生ノ義備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云云三說按スルニ**孝經**ノ孝ハ老ノ字ナルハ筆写誤  
欽老子經ノ末章人我ノ争ヲ停止スヘキフヲ委曲ニ陳述セリ疑クハ  
道常無爲ノ章ナルヘシ

獨坐常忽々

情懷何悠悠

山腰雲漫々

谷口風颼々

猿來樹嫋々

鳥入林啾々

時催鬢颯々

歲盡老惆々

此詩ハ寒岩山居景  
疊字ノ格也獨坐常

忽々ト不安ナレモ情懷ハ悠々タルヤ其事ヨ山腰ハ漫々ト雲カ自然  
ニ岫ヲ出溪谷ノホトリニハ冷風カ吹ソヨキ猿ナトカ梢ヘヲ傳ヘ行ヲ  
ミレハ樹頭嫋々ト夕ハ三鳥カ林間ニ入テハ啾々ト啼見景モ悠々然々  
ルソ左様ニシテ行ホトニ時催歲積身軀老衰レ霜鬢颯々トシラ

レ餘歳尺ニテ老劣惆々トナケカレキフハ寒山子ノ躰ノ古詩曰春花  
落処恨忽々卓氏カ藻林曰忽々不安負

一人好頭肚

六藝盡皆通

南見驅歸北

西逢趨向東

長漂如沉萍

不息似飛蓬

問是何等色

姓貧名曰窮

此詩ハ不遇ノ貧儒ヲ  
作ルソ一人面貌物躰

ヨキ書生テ而モ六藝ニサヘ通習シタ人ソサレモ不遇ニシテ南ニ行  
ケハ驅テ北ヘカヘサレ西往ハ趨テ東ヘヤラルヤウニ不被用ソサルホトニ  
長時々ヨヘルヲ沉萍ノ如ク不息轉廻スルヲ飛蓬ニ似タリ試ニ是ハ  
如何ナル人ソト問ハ姓ハ貧名窮ト云穿人チヤト答多ク孔記曰丘  
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弗識云註謂所居每常也韻府見視  
飛蓬轉風乃作車云杜子美詩曰夜深搔首嘆飛蓬

他賢君即受

不賢君莫與

君賢他見容

不賢他亦拒

嘉善矜不能

仁徒方得所

勸逐子張言

抛却ト商語

此詩ハ論語子張篇  
ニ子夏門人子張ニ向

朋友ノ交リヲ問々時子夏ハ何ト云々トイハレテ子夏ハ可者ト云之其不  
可者拒之ト語タソ子張聞テ云イヤク我等カ孔子ニ聞タトハ相違ソ  
君子尊賢而容衆喜善矜不能ト云々ソ其事ヲ今寒山子評判シテ  
作ルソ詩ニ言ハ他賢ナラハ君即受用スヘシ不賢ナラハ君与スルヲアルイハ  
最也君モ賢ナラハ他ニ容ラシヘシ若不賢ナラハ他モ亦ソナタヲ拒ヘキ時迷  
惑タルヘシト商カ語スハ抛却セヨ只善ヲ嘉尚シ不能ヲ矜ムコソ仁者  
徒ニテ是方ニ所得ノ金言チヤト子張カ辞ヲ逐勸スルナリ論語卷第  
十子張篇云子夏問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

者與之其不可者。摠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久也云。朱子註曰。二子皆過不及也。大故亦有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摠入。然摠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俗薄真成薄 人心箇不同 殷翁笑柳老

柳老笑殷翁 何故兩相笑 俱行諛諛中

裝車競喘噪 翻載各瀧凍 俗情薄如葉上云。真輕薄。ナソナセニナハ面

と各と不同心故順我為恩愛逆我為讎敵。云。ソ比存ノ殷太子ハ隋ノ柳或ヲ犯笑セラタソ又柳或ハ殷太子ノ師友ヲ笑テアソタソ何トシテ如此兩人争ヒ誹テ笑ソト云ニ皆名利ノ事ヲ諛諛トトヒアラソソノ其射ヲ物ニ譬テイハ八車ヲ飾リ裝テ喘噪ヲ競行載物ヲ翻覆

テ各、潦倒ト載リ倒シタヤウソ瀧凍ハ潦倒ノ負喘噪ハ山ノ高危ト而不安負也。杜子美鷓鴣鳥賦曰。置巢於巖嶮上云。但シ柳捨カ報雙故。袁秋殷柳二氏未詳。

是我有錢日 恒為汝貸將 汝今既飽暖

見我不分張 須憶汝欲得 似我今承望

有無更代事 勸汝熟思量 此詩ハ施報ノ理ヲ作ルソ我錢アル時ハ汝カタメニ貸

將トカシラツルニ汝今富饒ニ飽暖チ在我ヲ見テモ分張トワケリモナイハ不知恩報也。我今貧乏ノ介カ昔ノ如クソ財貸ハ有無更代ノテ定々主ハナキ物ソサルホトニ其理ヲ克己シテ復礼ノ義ヲ熟ク思量セヨトナリ。必不可恪惜義也。

人生一百年 佛說十二部 慈悲如野鹿



瞋恚似家狗 家狗越不去 野鹿常好走

欲伏猕猴心 須聽獅子吼 伏惟ルニ人間ハ大抵ニ百年ホトノ齡ソ然シ

多ク難受人身ヲ得タル者凡ノ惡趣ニ墮罪スヘキヲ憐テ獨尊佛十二分教ヲ老婆深切ナリ其詞ニモ慈悲是最第一也然レ慈悲心ハ野鹿ノ如クヤ、モスレハ出奔シテ馴難ソ **白氏文集**ニモ野鹿斷羈絆行走無拘攣ト作タツ又瞋恚如家狗越却セウトスレモ親近シテ難除トアルソ是皆衆生心ノ散乱スル譬言ナリ **故大毘盧舍那經**第二ニ衆生心如猕猴ト説テフソ其疏曰後猴之性ハ身心散乱ノ常ニ不暫住行人亦其性躁動不安故多所攀緣猶後猴放一捉一云云其意馬心猿平伏セトナラハ釋迦獅子王阿字一吼ヲ以テ排退セシメヨトナリ **大智度論**煩惱ノ惡魔ヲ釋尊ノ降伏シ至テ一恰獅子諸獸ヲ屈伏サスルヤウナラハ獅子至ニ佛ヲ譬喩スナリ **證道歌**曰獅子一吼百獸皆腦裂云云

教汝數般事 思量知我賢 極貧忍賣屋

總富須買田 空腹不得走 枕頭須莫眠

此言期衆見 挂在日東邊 此詩ハ世諦ト衛生トノ干要ヲ作ソ汝等

諸人ニ三ツ四ツホトノ大事ヲ教ルソ萬事衣食具足シテ無病ナレハ易ク成就スルソサルホトニ好ク思量セ六寒山子ハ賢慮アルト知ヘシ人生假令極貧ニナリテモ屋ヲ賣テ債ヲ補ヘカラス屋ハ人ノ根本ソ屋敷サヘアル聚落テハ屋賃ヲ取テモ過行ソ扱此ニテモ手前富饒ナラハ田ヲ買テ持ヘシ賣地ニシテモ飯米ハアル物ソ此恒産アルハ人心正直ナル物ソ此外ニ求願ハ大欲ソ又空腹ノ時戯ニモ奔走スヘカラス腹中虚ナレ邪氣ヲ引入必病物ソ又子ムル時枕モセス眠ヘカラス血氣上昇ノ頭目不快ナル物ソ此語ハ衆人ノ見覺テ重寶スルヤウニ思テ詩ニ作

ルホトニ書付テ日東窓ノ邊ニ掛置座右ノ銘正ナシツヘキナリ

寒山多幽奇 登者皆恒懾 月照水澄々

風吹草獵々 凋梅雪作花 杌木雲充葉

觸雨轉鮮靈 非晴不可涉 此詩ハ寒巖幽邃 奇絶ノ景ヲ作ルソ

故登山スル者コハイ山チヤトテ恒ニ懾恐スルソ月出テハ水ノ澄々ト  
スニキツタヲ照シ風吹来テハ草ノ獵々トニタレタルヲ動ス常ニ嵐  
ハゲレキ高山チヤホトニ瘦凋トメ梅花ハ咲カ子テ雪ヲ花トシ葉ナケハ杌  
木トシ雲ニ葉充タソ其カ雨ニ觸イヨク鮮清ノ灵木ニ見ユソサル山チヤカラ晴天  
自ラテハ人ノ渉来スルヲ不叶ソ祖師道骨ヲ云ソ杌者枯木也

有樹先林生 計年逾一倍 根遭陵谷變

葉被風霜改 咸笑外凋零 不憐内紋絲

皮膚脱落盡 唯有貞實在 此樹ハ寒巖ノ喬木 林ノ未立前カラ一本

アルソ年月ヲ筭計スレハ林立テノ一倍ニ逾タソサル古木チヤカラ根ハ  
陵谷トナルヤウノ変改ニ遭テ葉ハ風霜ニ改ラレ亭々タルヲ咸カレケタ木  
チヤト笑ヲ内ニ見事ナル紋絲アルヲハ不知木皮ノ脱落シタハカリヲ見テ貞  
實アルヲ不弁也何カル廟堂材木ニ用テモヨカルヘシトナリ有心躰ノ詩  
ソ無影樹ヲ指タソ是モ寒山ノ自稱ナルヘシ菩提樹ヲ云ソ

寒山有躲虫 身白而頭黑 手把兩卷書

一道將一德 住不安金竈 行不齋衣袂

常持智慧劍

擬破煩惱賊

此詩モ亦寒山ノ自身ノ自稱ソ寒岩ニハタ

カナル患アリ身ハ白ク頭ハ禿ニ黒キノ躰蟲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化論モアルソサテ道書兩卷ヲ持經シテ一道ト一徳トヲ樂ニテ居ルソ道者人之取路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徳者人之取得使萬物各得其取欲云然則道者每心理徳有心理此二物ニ任セテ不督餘事住スルトモ鑽金ヲモタス竈屋不構行トテモ衣冠ヲ包以テ荷イナク唯常ニ智慧劍握テ煩惱魔賊ヲ破却セシヲ擬シテアル活氣ノ衣械ハ佛典ニ衣裾ノク云ソ

有人畏白首

不肯捨朱絞

采藥空求仙

根苗乱挑掘

數年無効驗

癡意嘆佛壽

獵師披袈娑

元非汝使物

是ハ世間愚痴ナ者ノ白髮ニナルヲ愁ヒ白

毛頭ニテモ致仕ノ表ヲ上ヘキ意モナク朱絞ノ印綬ヲモ不捨如何様ニモシテ長生不死ノ仙術ヲ学ニトシテ草苗本根ノ藥ヲ挑掘トカキホルナリサレハ仙術ト云ハ漢ノ天隱子曰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者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内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モ亦人也在於脩我靈氣カ為世俗所論汗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疑滯則成功矣云々シカルニ俗家ノ未綬冠纓ニ纏レ居テ何カ成就セソソ恰獵師カ所著ノ袈娑ヲハ弃テ袈娑ヲ掛タヤウソ佛袈娑ハ垢垢衣翻譯福田ヲ表ス沙チ獵師等カ禽獸ヲ屠魚肉ノ腥臭穢タル身ニ着スル物テハ毎ソ俗人カ茶物ヲ求金丹ヲ求レ病氣ノ不愈皆此類也

昔時可可貧

今朝最貧凍

作事不講和

觸途成控惚

行泥屢脚屈

坐社頻腹痛

去却班猫兒 老鼠圍飯瓮

倉与在局 此詩ハ生 悟ノ賢人ノ躰ノ昔

日カラ人ハ清貧カヨイ富貴ナレハ身カ重テワルイト聞テムサト今朝ヨリ  
貧賤ニナリタソ初心中ハ本ノ如ク萬事ノ義ヲ仕度思ヘレ不諧ナルニ是  
テハ堪忍ナラヌトテ昔ノ任重氣遣多ヨリモ一倍途ニ餽テ衣食ノ為ニ  
倥傯ト鬧敷ケテソ耕農ノ如ク泥土ヲ往行屢スハ足膝モ屈レテ中ニ  
苦勞ナソ昔ノ如ク洛社ニ居ントスレハ氣鬱ニ腹肚カ痛屈レテ本心一筋ニ  
ナイホトニ兩方氏ニ難義ナソ物ニ譬テイハカノ班猫兒ニ鼠ヲ捉セウト  
思タレレ無逸物テ不取ホトニ中ニ猫ノ無カニシヤトテ失却レタレハ  
今老鼠カ白昼荒テ飯瓮打困カフルホト結句大損カ出來タマウナソ韓昌  
黎詩曰居閑食不足隨仕カ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ト云類ソ見聞祿  
曰洛社耆英賢德會燕也薛氏錄曰聯社課藝ナト云テ學寮ナトニ居テ技藝勵生社上

我見世間人 堂上好儀相 不報父母恩

方寸底模樣 欠負他人錢 蹄穿始惆悵

箇上惜妻兒 爺孃不供養 兄弟似冤家

心中常悵快 不足イイミ恨金也 憶昔少年時 求神願成長

今為不孝子 世間多此樣 買肉自家噉

抹嘴道我暢 自逞說唆囉 聰明無益當

牛頭努自嘆 出去始時鄉 擇佛燒好香

揀僧歸供養 羅漢門前乞 趁却閑和尚

不悟無爲人 從來無相狀 封疏請名僧

觀錢兩三樣 雲光好法師 安用在頭上

汝無平等心 聖賢俱不降 凡聖皆混然

勸君休取相 我法妙難思 天龍盡迴向

此詩ハ儀相ヲ好テ心理ヲ不知者ニ教誨スル五言ノ長篇也初モ我世間ノ痴人ヲ見ルニ多ハ儀相ノ堂々ト盛ナルヲ好シ一切心理ニ暗キ故ニ慈照宗主淨土十門告誡云我久積負或有心願未了及貪瞋痴味息不得生淨土云觀列氏曰物不著於天地子不謝恩於父母我今正將筆陳云佛法ニハ父母モイラヌト思テ父母ノ恩モ不知孝養セヌノ弃恩入無爲眞實報恩者ト云ハ子細アルソ其心中方寸何ノ模様カアルト氣ヲ付テ見レハ世諦モ不能保外ヲ飾テ内ヲ不省ホトニ俸禄モ欠闕ニテ借錢ヲ入ニ多シテ四方奔走ニ蹄足ヲ疲カニ穿テ惆悵スルソ其經營

何夏ソト思ハ一ケ兩箇ノ妻子ヲ愛惜スル為ニシテ孝養スヘキ爺孃ヲハ供養セハ殊ニ兄弟骨肉ノ中ハ利欲ヲ争ユヘニ冤家ノ如ク思ホトニ常ニ悵快ト情カ不足ナリ思テモ見ヨ若輩幼少ノ時ハ父母ニ長成スルヤウニト佛神三宝ニ祈禱セラレタル子カ今不孝ノ子トナルハ曲直也世間ニ此模様ナル人多キノ初諸肉ヲ買自家ノミ打喰テ背ヲ抹拭シ我心暢快ト云テ自ラ世上ノ浮言ヲ嘍囉ト逞説シ聰明テモ益當ハナシ靜再學士曰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廻由是初向善報者多矣云凡人ナルホトニ後世ノ務ヲセ子ハ牛頭馬頭カ目ヲ努テ噴ト佛説ニハアルホトニ其事ニ寺ヘ參ルカヨイトテ出去テ始テ時ニ殊勝ニ向鼻スレモ或ハ釋迦カヨイト弥陀カヨイト佛擇ヲシテ僧侶モ諸宗ヲ揀テ時齋供養ニ歸趣スルソ適阿羅漢ノ果ヲ得タル頭陀ナトノ門前ニ乞食スルヲ其ハ無用ノ五僧名ヤトテ閑徒ノ和尚ニ鉢ヲモ入ヌソト云ソ宜哉迷妄ノ俗慮ニモ心理ヲ不悟故ソ本來無爲ノ道人ハ從來カラ相狀ヲハ不立ソレヲ不知ハ淺聞レキフソ只作善ニハ名僧ヲ請ソ文疏ヲ封讚シテ觀錢兩三樣ヲ布施シタカヨイトハカリ合點シテ雲光ノ好法師ナトヲ尊敬スルソ然モ雲光ナトハ殊勝ヲ立ル教者ナハ貪瞋ニ奔牛ノ角ヲ

頭シタ者ノ汝チ一切平等心カナクハ何様ノ修善シテモ聖賢俱來降ノ守護  
ハタルイソ萬物ノ理存ノスルヲ聖賢ト云々多故本來ノ面目ハ凡聖皆混然ノ  
所ニ悟入スルソサルホトニ君ニス、ハ儀相ヲ以テ佛法ヲ求ルナカレ我法凶妙  
ニ難思量ノ其ヲ端的悟得發明シタラハコソ三世不可得ノ理ヲモ知ヘシ  
**法華方便品**止々不須說我法妙難思トハ正法ニ無奇特魔法有奇特  
ト云義ノ昔天台法相ノ宗論ニ村上帝時慈惠僧正權化ノ相ヲ顯シテ時法  
相ノ仲筭此文ヲ唱玉トケハ其相本ノ如クニナリニケリト申傳侍ル昔時ノ不  
孝不弟ノ罪モ消滅シテ天童夜叉モ盡ニ皆廻向シテ守護ヲ垂玉フヘシト  
ナリ阿羅漢宋ニ云不生即無為ノ果也**方与勝覽**曰梁武帝時有雲光  
法師講經于此感德天雨賜花天厨獻食故名其處曰雨花臺**指集**  
**指集**二云雲光法師能說法又能入定禪定不計歲月世人以為希罕  
只因貪瞋不断徑墮奔牛奔牛鬱頭藍弗利根聰明能伏煩惱至非々想天只因  
障礙不断墮飛狸飛狸**通載**第九沉約傳曰出家人本實行乞戒律炳然  
不許立厨張并葷淨人今既取足官寺行乞事廢或有持鉢登門便呼

為僧徒鄙事既為衆所鄙耻不行乞夫惟由淨飯王子轉輪之尊貴持鉢行乞  
以福施者豈及千歲後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當口腹乎志公曰雲光  
能魚說法然未悟真理只為結緣人也子細以方便能見了畜生中熱  
**法華經**曰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衆生悉是吾子釋疏曰魚  
三惡八難不出法帝一家之内魚謗法闡提不漏覺父一子之慈澤  
及闡提者理一也仁始孝弟者分殊之義也

身著空華衣

足躡龜毛履

手把兔角弓

擬射無明鬼

此詩ハ学道ノ明僧達カ無相ヲ以見性ニ有  
相煩惱ノ惡魔ヲ退治スルノ恰モ三喻無實

物ヲ以テ無明ノ鬼ヲ射殺サント準擬スルニ不異中ノ奇妙ナル計策  
也寔ニ百尺ノ竿頭ニモ步ヲ進メ千重浪裏ヨリモ此軀ヲ抽無明ノ鬼ヲ  
射殺底力衲僧家ノ活潑々地ノ雲光ノ好法師カ如クノ儀相ニハナラ  
ヌノ**中別集**第五卷肅舜元詩曰蜂腰鶴膝魯搜句兔角龜毛不

論禪此別相思渺何許十月山色雁連... 又梁朝傅木士曰忍心如  
幻... 將見若龜毛... **大藏一覽**曰佛本無形安可號兔何有角可當名皆  
有名無實而此佛道禪味滴枯竹汁奇特類也 **貞和集**印月江作兔  
角杖龜毛拂之禪詩皆此類佛氏具也 **白雲集**詩云龜毛拂掃滄海水  
兔角杖破須弥峯云活法自由自在禪行也

可貴天然物

獨一無伴侶

見他不奇見

出入無門戶

促之在方寸

延之一切處

你若不信受

相逢不相遇

是八天真ノ佛性ヲ指  
テ云ソ天然ト受得タル

明德ハ二物ト伴侶アル物テハナイソ天台家ニ天真獨朗云ソ妙樂大師  
釋曰理非造作故曰天真證智圓明故云獨朗云出入無門戶頭上漫  
脚上漫自由自在彼三昧ヤソ **中庸**曰致之則弥六合卷之則退

藏於密云林際曰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勝相終  
不得他活祖意莫錯諸禪德此時不遇何時遇云

余家有一窟

中無一物

清潔空堂ト

光華明日ト

蔬食養微軀

布裘遮幻質

任你千聖現

我有天真佛

是八寒山子隱居ノ躰  
作ル詩ソ余家トレテ居

寒巖一窟カアナリ其窟中無一物只清潔ニ空虛ナレハ光華日ト明宋列  
從益詩ニ天地開一室日月挾兩鄰ト云々ハ吾軀ヲ指ソ是モ同如ク自心  
清淨觀ニ住シテ居ホトニ莊子カ虛室生白ト云々ヤウソ天然性中飲啄  
ヲヤホトニ蔬菜ヲ以テ微軀ヲ養ヒ布褐破裘ノ類ニテ幻質ヲ掩護シ  
事モ心頭ニカクテカナイソ去程ニ十方諸佛現前スレトモ無一念心喜  
三途地獄顯現無一念心怖ソナレニ如是ナリ我ニ天真佛主人公カアテ

男兒大丈夫 作事莫莽鹵 勁挺鉄石心

直取菩提路 邪路不用行 行之枉辛苦

不要求佛果 識取心王主 是亦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ノ義ヲ相勵ス詩ソ夫

レ人男兒ト生レ大夫夫トシテ事ヲ作サハ莽鹵スルヲナカレ莽鹵ハ作事不精 輕易粗疎ノ義也必鉄石ノ堅固心ヲ挺出シテ直下ニ菩提佛竟ノ路地ニ 到ルハニ邪路ニ行フヲ用カレ邪路ニ行ハ枉ラ辛苦スル基ソ初菩提ヲ 願凡佛鉢果滿三十二相底ノ殊勝ヲ未ルヲナカレ其ハ皆夢中ノ權果ソ無 作心王主人公ヲ識得セヨトナリ 莊子則陽篇曰長梧封人問子綽曰君 為政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 莽而報予滅裂之其實亦滅裂報予吾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 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廢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

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 惡之孽為性雀草蕞蔞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云

粵自居寒山 曾經幾萬載 任運遯林泉

棲遲觀自在 寒巖人不到 白雲常豎豔

細草作臥褥 青天為被蓋 快活枕石頭

天地任變改 此詩八寒山幽隱ノ自適ヲ云ソ此寒山ニ住居セシ 今筭見レハ幾千万載ヤラ不覺ソ 六日經ノ疏

曰ク任運而行レ漸入毎因毎果中ト云々ヤフニ林泉ノ閑地ニ隱遯レクソ法眼 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云皆自 然ノ意也初安棲留遲スルハ解縛不羈洒落卓脫自在觀音三昧ノ勢ノ且箇 寒巖ニ凡人不到得高峯澁峨トノ白雲常豎豔トナチヒク中ニ生茂ル細



草ヲ臥處ノ茵褥ト云々青天ヲ被衣蓋幕ト云々安眠高卧ニ為枕岩頭石  
攸何得言假令天地ハ運數ノ改變アリ此心豈窮尺ヤトナリ心是本來ノ心  
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變改ト云祖語ニ相類スルノ

可重是寒山 白雲常自閑 猿啼暢道内

虎嘯出人間 獨步石可履 孤吟藤好攀

松風清颯々 鳥語聲喧々  
此詩ハ寒山隱逸ノ勝境名ヲ云ソ隱道タル

身ハ此寒山ヲ真實ニ可重寶處也其景白雲常ニ岫ヲ出ラ哀猿サヒク叫  
テ道中ニ暢ニ猛虎坐啼テ中々人間ノ塵垢ハ每キ境ソサルカラ寒山子獨歩  
逍遙シテ石ヲ履ニ孤吟メ藤蘿ヲ攀登レハ嶺松風來サツクト清吹林  
内ノ鳥声喧々ト打ナキ寔鳥獸中木モ皆其處ヲ得タル風情言語  
道斷ナルソ

閑自訪高僧 烟山萬々層 師親指歸路

月挂一輪燈  
此詩ハ閑來々々豊干禪師ノ高僧ヲ訪訊  
ノノ作ソ相逢處最烟山ノ萬々層ト重ル岩

上ノ其相攝ハ江月照シ松風吹如シ初師親ク歸路ヲ指方ヲ見レハ一輪ノ  
明月清宵程ニ灯ヲ挑々ヤウソ一切手ノ付ラレ又詩ソ蒙齊答僧惟福詩云  
傳得心灯一穗寒五臺何必問豊干寶山莫道空飯去只作敲門月下看云  
宋馬昂夫送僧詩曰禪性若灰終有味杭鉉掣電本來空問師此別知何  
處笑指天邊月正中

閑遊華頂上 日朗晝光輝 四顧晴空裡

白雲同鶴飛  
華頂峯ハ在天台縣北三十里ヤケテ寒岩至  
相續ノ其峯頂ニ登テ遊遨スハ白日晴天眼

界四方ニ廣シ肆心ノ其境自高臨阜眺望ニホトニ兼ノ白雲片々ト岫

ヲ出ルニ鶴翼ノ舞ハモ同雲ト翩翩スルヤウノ勢カ文曰雨霽救徹雲  
衢落霞与孤鶩并飛ト同景ノ

世有多事人

廣學諸知見

不識本真性

與道轉懸遠

若能明實相

豈用陳虛願

一念了自心

開佛之知見

此詩ハ多能ノ鄙事ナ  
ルヲ戒ルノ世間多

能ヲ雜季ノ知見ヲテス人アレハ自本性ノ真理ヲ不知ホトニ道德トハ天地懸  
遠ニ隔ルノ其カラ以テ只管實相在漏ノ不退地ヲ推明メタラハ豈名利ノ虛  
願ヲ陳情シテ云キ惜哉此等人一念ニ日用心ノ當頭ヲ竟了セ共則佛ノ知  
見ヲ開悟スヘイラヲ雜季ノ多岐ニ亡羊スルト云義ナルヘシ

寒山有一宅

宅中無闌隔

六門左右通

堂中見天碧

房々虛索々

東壁打西壁

其中一物無

免被人來借

寒到燒輭火

輭者  
柔也

飢來煮菜噉

不學田舍翁

廣置牛莊宅

盡作地獄業

一入何曾極

好々善思量

思量知軌則

此詩モ寒山子ノ佛室ノ体ヲ云フ又六根淨ニ  
モ叶ソケケノ幽宅寒山ニアレ宅中アハラニシテ闌隔

ノ埒モナイソ說文闌遮也或ハ門闌トツヒテ闌関義也サルホトニ四方

上下左右ニ通透シテ六門自然ニ開キ堂中居ナカラ碧天ヲ見ルノ房局モ

索トサヒシク空室トシテ東壁モ破却ノ西壁ニ打著シタノ其中ニハ一物ノ野モ  
ナイホトニ人カ來テ借ルル者モテク如身ソ釋子ハ稱貪實是身貪道

不貪寒來六輦火ヲ燒テユルコトアリ飢來レハ野ニ取テ煮喰一段ト心易  
生涯ヲマシ中々世間田舎翁ナトノ廣キ牛莊宅ヲ造作シテ辛苦シ地獄ノ業  
因ヲ結フ底ノ一ハセヌノ莊ハ田莊トテ田屋ナトノ一ノ左様ノ義ハ富饒ノ設  
ニテ人々好ム處ナレバ一度其方へ入ヌ六極ナク欲カ出來テ身心ヲ惱乱スル基  
ソサルホトニ道心者ハヨク思量シテ只安心清淨ヲ得ヘシ安心ノ處サヘ見付  
六佛法ノ軌則ハ大方知ヘシトナリ **莊子** 第五天道篇曰六通四壁於帝  
王之德者其自為靜也云註曰至靜之中運無所障也增註六通四壁猶  
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也人以天帝為之德隨之則精神也如彼水物亦  
靜則明而能照人面如鏡况於人心之靜哉此長篇以莊子天道篇可致工  
夫聖人非以靜為好事故欲此靜萬物不能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  
如斯處上南面君聖也如斯處下玄聖素王也退居而閑遊隱士也禪家所  
謂虛空真空而後實有者是也以恬淡虛無可為專要也

儂家暫下山 入到城隍裏 逢見一群女

端正容貌美 頭戴蜀樣花 燕脂塗粉臆

金釧鏤銀朶 羅衣絳紅紫 朱顏類神仙

香帶氛氳氣 時人皆顧眄 癡愛深心意

謂言世無雙 魂影隨他去 狗咬枯骨頭

虛自舐唇齒 不解返思量 與畜何曾異

今成白髮婆 老陋若精魅 無始由狗心

不超解脫地 儂家ハ吾傍也寒山子ノ自称ナリアル時下山  
シテ帝京城隍裏ニ到ル處ニ相見ルモノハ一列ニ

テ行ク群女正リ端正日本記ニキラクシト和訓容貌ノ美麗ニ光輝  
スル貞ノ事文要言曰前輩名仲秋月為端正月乃韓昌黎詩曰三秋端  
正月今夜出東溟又楊妃外傳曰上癸馬嵬之道傍見石榴樹愛之因呼  
為端正樹皆婢娟ノ貞ソ其女正頭上ニ蜀道ノ作り花ヲ挿ニ類ニ燕  
脂中ノ凝ルベニヲ付自粉香膩ヲ塗タソ燕脂中或作烟支草皆日本紅  
花ノ粉ハ具粉白物ノノ膩ハ日本ノ花露膏兵部膏ノ類也燕脂  
或說ニ燕州ノ紅脂正云々不朝文粹婚姻賦云云魏柳於黛點燕脂  
於唇云々金釧ハ婦人ノ粧具トテ女ノ臂ニ約スル銀ナリ其二銀子ノ朶花ヲ  
季テ綢縷シタソ衣服ハ羅綺色ハ紅紫ヲ緋ニシタ袖口衿本イツクシタ  
朱顏紅海棠ノ如ク薄朱色寔ニ人間ノ流ニナクテ上界ノ神仙正イヒツヘ  
其香芬蘭麝ヲ薰シテクユリカホラカスホトニ時ノ人顧盼トカリニ執心  
意ニ深テ愛著ノ念カ愚癡ニ起ル切心ニ思アリ口モ世間無双ノ美人ナ  
ヤ切モ此人契約シタヒト心カトロクルホトニ塊影モ他ノ女色ニ移リヒカレ茫然  
ト正躰ナケナリ曹子建カ洛神賦ニ白心振蕩而不怕無良媒以接歡ト云躰

ソ此有様ヲ物ニ譬言レハ狗犬カ枯骨ヤ酒頸ヲ齧テ何ノ味モナキヲ一向ニ執  
着シ我饒涎ヲ以テ唇齒ヲ舐ルヤウソ格致餘論曰饒涎所牽忽  
而不思ト云モ此意ソ我精汁ヲ漏シテ喜躰ハ饒涎ヲ舐ルニ不異是皆  
反照ノ思量見解カナキヨリテ色欲ノ執著畜生ノ如シ法華經曰娼  
欲熾盛不擇禽獸トアルソ只今羨靡ナル女色モ盛者必衰ノ理ナヤ程  
ニ頻テ自髪ノ婆ト老陋シ鬼魅ノ如ニナルソ其ニ誰モ念ハカケイソシカハ元  
來ノ相ニ色香ハナキソ紅顏翠黛ハ唯絲白皮男女ノ娼樂ハ互ニ抱真骸ヲ  
ト九相ノ詩モ云如ク姪始億劫ヨリ狗猪ノ意業ニ因テ妄想ノ雲ニ掩レ解  
脫ノ地ヲ超得セヌ因果ナルヘシト色欲ヲ戒ル詩ナリ昔中宗ノ朝ニ有裴談  
者曰女人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過盤菜云々鳩ノハ鬼也 ○三說謂  
自舌男女娼樂ハ魚聖賢非至之易也蒙ノ卦ニ既於婚娶之正云々禮記曰  
食男女人大欲存焉詩曰閑雅之樂書經曰辨刑二妃云云王達善カ曰老佛  
動輒要絶嗜欲男女飲食豈可絶耶但不以彼累心節之而已信哉此言宋王  
若虛答辨禪師詩云酒肆娼房總道場偶然游戲亦何妨阿師自隨泥牛趣

更笑春風柳絮狂然亦按法華經有若為女人說此經不見齒之文句或  
朱文公自警詩十年浮海一身輕婦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况  
人到此誤平生云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乱夫以溫柔之盛於其聲音盛  
於耳顏色之盛於目馨香之盛於鼻誰是鉄漢心不為之動心哉然此六寇者  
乘吾智乱莫吾代天下至若後當茲起但避六寇宜保護是難行能行之術  
也初學者豈不敬乎龍舒居士曰色欲制之若每為重人節而不縱為賢者  
縱而不節為下愚云務實野夫曰皮包骨肉并膿血強作嬌燒誰感人千古  
英雄皆坐此百年自可一坑塵若能如是思惟自可省煩惱生前何由有  
疾病身後何由有地獄云

一自遯寒山

養命食山果

平生何所憂

此世隨緣過

日月如逝川

光陰石中火

任你天地移

我暢巖中坐

此詩毛自適ノ義也寒山ニ隱道シテ露命ヲ

山果ヲ摘食ヒテ養ヒ道ヲ樂テ平生何ノ憂肝カアラシ此浮世ハ縁隨テ過ス臨齋錄云真正ノ道人隨縁消旧業任運ニ著衣裳トアルソ日月ハ東逝ノ水ノ如ク流テ不止光陰擊石火ノ如ク須臾ナリトイユ凡サモアラハレ天地ノ改亦スルニモカマラヌソ我ハ熙々安泰ニノ穩坐スルニテ白雲集曰隨縁即は無心佛云

我見世間人

茫茫走路塵

不知此中事

將何為去津

榮華能幾日

春屬片時親

縱有千斤金

不如林下貧

此詩世俗ノ名利塵埃ヲ蒙テ此一大事ノ因

縁モ不知冥途ノ去津ニ何事ヲカスヘキ落花八風前ノ塵命葉ハ秋後ノ

霜三落易キ文選曰一身不自保何處戀妻子白氏文集曰身後堆  
釜挂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大集經曰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  
不隨者唯戒及施不放逸今世後世為伴侶上ルホトニ愚癡ノ富貴人  
ハ全林下貧道人六不知ナリ津論語註濟渡也

自聞梁朝日 四依諸賢士 寶誌萬廻師

四仙傳太士 顯揚一代教 作持如來使

建造僧伽藍 信心歸佛理 雖乃得如斯

有為多患累 與道殊懸遠 折西補東介

不達無為功 損多益少矣 有聲而無形

### 至今何處是

此詩ハ有為ノ末佛ヲ嘲テ真諦ヲ勵之義ナ  
リ先聞梁時分ハ佛法繁昌ニシテ四百八十有

寺アリ殊ニ十信十行等覺十地等ノ四依ニ歸シタル諸賢士居アリ神妙ヲ顯  
タト云ソ寶誌大士或志公居云々釋氏通鑑云寶誌大士往來皖山劔

水之下髮數寸而徒跣者錦袍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金陵東陽民  
朱氏之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鐘山僧俟出家專修

禪觀至是顯迹以前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經聚洛兒童譁逐之微索以酒  
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鱸者從而求之食者分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公即吐水

中皆成活魚時題詩初名云萬廻編年通論曰姓張氏貞觀六年五月生  
唐睿宗景雲元年十月詔納僧萬回入宮賜號於法雲公圖形集賢曰初

回幼時能三千里而致兒書朝行暮歸因号回高宗入宮液為沙門則天  
皇后在位時又延之禁中賜錦衣韋后將謀逆回乃遇之望塵氣唾

曰血腥不可近未死遊憶故鄉臨終時求閬鄉阿對泉水云四仙未  
詳寶誌萬回婁約善惠云欵四依天台義五曰觀行相似為初

依十柱為二依十行迴向為三依十地等。堯為四依。涅槃經第六四依品曰四依之菩薩ト云アリ大綱ハ如來佛法ヲ弘通スル導師トナリ則馬鳴龍樹無著堅惠世親等是也。諸佛所說四依弘論祖師所釋 聖經賢傳先儒註訓同義 傳大士雙林善惠大士在

云也。傳燈錄ニ善惠大士發列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四月降子雙林鄉傳宜慈家本名翁曾娶列氏女生普建普成二子後賣妻子供養佛更作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ト云

如來此云圓融具足也又貞和集佛印元傳大士讚頌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癡坐待龍華云右ノ四仙ハ佛一代ノ教説ヲ顯揚シテ我等是釋迦如來使令チヤト云テ善根ヲ修僧伽藍ヲ建立シテ信心ニ迴向シ佛教ヲ尊敬スルヲ得タリトイハレ皆有為ノ法テ患累カ多道德トハ懸隔ニ遠ク違タリ譬ヲ取テ云ニ西ヲ折テ東ヲ補フトハ大ノ尾ヲ喰マワリ蛙ノ祝願ト同シト云

僧建寺有何功德達磨曰無功德ト云レタモ此意ノ住相ノ布施ハ真諦ニアラサルトニ有聲無形物如ク至今何處ニカ其是カ驗トナツテアルヤト

云義ノ臨濟錄曰如來尋身相為願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相八十種也空聲有身非竟躰無相乃真形云

吁嗟貧後病 為人絕友親 甕裡長無飯

甕中屢生塵 蓬菴不免雨 漏榻劣容身

莫怪今顛顛 多愁定損人

此詩不幸貧儒ヲ作ルナリ生涯貧乏ナリサハ

アル又病者ナレハ人ニ益音ノニスルホトニ親友モ斷絶シテナイソナルホトニ甕裡ニ飲食ナケル後漢范滂如ク飯米不炊ホトニ甕中數塵ヲ生スルソ居處蓬菴菴ハ雨風ノ難ヲ免レカタク吹破ラレ榻上モ漏ルホトニ纏ニ身ヲソハマテ容ルソ其躰チヤホトニ今顛顛トカレケタルヲ莫怪也必愁多ケル類色損也南華翁向監河侯求粟陶淵明受顏延年之錢類不可怪也漢閻諡曰甕中生塵范央雲釜中生魚范萊燕云

養女畏大多 已生須訓誘

捺頭遣小心

鞭背令緘口 未解乘機杼

那堪事箕帚

張婆語駙駒 汝大不如母

此詩ハ女子ヲ養育シテ父母ノ骨ヲ折躰ヲ

作ルソ男子ハ獨立スル者キヤカ女子ハ一生涯三從トテ入ニ隨者ナルホトニ畏カ大多ソ先女子ハ第一坤順ニ小心ナルカヨイトテ鼠ノ猫ヲ恐ルヤウナト漢各ニモ云々ソ頭ヲ捺撫背ヲ打鞭テ口ヲ緘メト教ルソ女訓ニ不用辨口利辭ト云多其間梳栉巧モ未成也况箕帚事ヲ勉テ始嫂使ルハナルイト念比ニ教訓ス有様恰張三李四老婆駙駒ニ向テ說誨レ大ニ母ニ不如ト云ヤウニ何ノ合点モナイソ世間ノ有様最如此ナリ

秉志不可卷

須知我匪席

浪造山林中

獨臥盤陀石

辨士來勸余

速令受金壁

鑿牆植蓬蒿 若此非有益

此詩ハ立志守義ノ躰人生ハ志カ第一ソ去ホ

トニ志ヲハ席ノヤウニ卷石ノ如ク轉ハスヘカラス浩然ト養フカ道人ノ山中ニ造テ自適シ盤陀石上ニ偶然トノ安眠高臥シテ坐スルノ盤陀石上ニ涅槃巖定心石ノ類也或陂陀又盤陀巖有凹凸際曰ト又盤陀石上テ天台山ニアル名石ナリ僧間房灵隱寺ニテノ頌モアルソ然處へ世間ノ辨舌人カ來テ寒山子ヲ勸テ云ヤウハ其方ホトノ人カ何トテ貪賤テ居ルソ早速宮仕ニ至リ金壁ヲ受持シテ國家ノ政ヲモセヨト云其返夏ニ寒山子云イヤク其蓬蒿ノ益ニモタヌ草ヲ植ルトテ結構ナ牆壁ヲ鑿破タヤウニ大損ノアルソ恰モ癩疽ヲ病テ水ニ浸洗ル類也達人ハ涅槃ノ道ニ遊ト云故ニ寒山ハ般若石ニ臥也毛詩邶風篇曰我心匪石不可轉我心匪席不可卷威儀棣棣



以我棲遲處 幽深難可論 無風蘿自動

不霧竹長昏 澗水綠誰咽 山雲忽自屯

午時菴內坐 始覺日頭暎 此詩寒山子居處 躰ヲ作ルノ我隱棲遲

留スル處ヲ惟レハ幽隱タル景中ニ論スヘカラス 深山ノ習物冷敷テ風在レモ 垂蘿トテサカリコケハユラクト動キ霧ヲ子凡竹林茂リタルホトニ長ニ烟暗シ 澗水ハ誰関トムルトナケレトモ自然ニ滯テ咽フ如ク山雲ハ自屯散スルホトニ 念心中ニ又有心アルソサル晦溪ノ幽谷チマホトニ日午ノ時分菴内ニ默然トシテ見レハ始今コソ日頭モ出テ夜ノ暎々マウニ覺ルナリ

憶昔過逢處 人間逐勝遊 樂山登万仞

愛水汎千舟 送客琵琶谷 攜琴鸚鵡洲

焉知松樹下 抱膝冷颼々 此詩ハ寒山子懷白ノ 作ナリ昔時知己朋友ニ

適行ニ逢著シテアツタハ人間世上ニ住シタ時ノソ寔ニ勝遊チマト云タハ 山ヲ樂ミテ萬仞ヘモ攀登リ水ヲ愛シテハコカレト千舟ヲ浮ヘ客來テ 歸ル時ハ九江郡ノ琵琶谷ヘ送行シ詩酒ヲ勸メテ樂ニ或鄂州ノ子城 南鸚鵡洲トテ漢陽縣ノ向ニアル江上ノ洲崎ヘ舟ニ乘テ勝遊シタフ カマツタソ **白氏文集** 第一曰夜聞歌者宿鄂州昔カラ琵琶谷ノ潯陽 江ヤ鄂州武昌ノ鸚鵡洲ハ舟付テ琴歌ノ道地ナリ漢高祖殺徐衡埋 於洲上故後人号曰鸚鵡洲ト以衡曾為鸚鵡賦也サヤウノ名取氏ニ賓 客同遊ノ身ニテアリシカ焉ノ知ヘキ如此只今ハ世間ヲ遁出寒岩ノ 松下ニ抱膝冷シク颼々タル山風ニ喙テアルヘシトハ兼テモ思ハナシ タソトナリ

報汝修道者

進求虛勞神

人有精靈物

無字復無文

呼時歷々應

隱處不居存

叮嚀善保護

勿令有點痕

此詩ハ自性觀ノ手  
段ソ汝等諸人修道

ノ者ニ示報スルノ佛ヲ進求スルトテ虚ク神心ヲ勞スルヲナカレ元來入  
具足箇々圓成ノ精靈タル一物カアルヲ認得セヨ文字言句ノ上ニアル  
物テハ豈ソ試ニ呼來テ見レ呼吸微息ノ間ニ歷々ト應スルソ其ノ隱  
處ヲ能尋求レ不居シテ自然ニ安閑トメ存ル底物ソ是自本心佛  
尤ホトニ叮嚀懇懇ニヨク保護シテ六根六識ノ為ニ点痕ヲラシムル  
ヲナク洒々落々トメ養フヘシ神通奇妙ノ主人公ナルソ

去年春鳥鳴

此時思弟兄

今年秋菊爛

此時思發生

綠水千場咽

黃雲四面平

哀哉百年内

腸断憶咸京

此詩ハ閨門友弟ノ情ヲ  
云カ去年春鳥碌々タル

時弟兄ノ會燕ナキヲ思ヒ今年秋菊ノ爛護ト発ル時重陽同賞ナキヲ  
悲雨後綠水千場ニ漲黃雲低垂ノ折節物淋シクテ耐難キナリ哀哉  
人生百年ノ齡須臾暫時間ニ頓ヘキ佛土ヲハ不思淺間數人界トテ故  
郷咸陽ノ京師ヲ想像シテ断腸スルト云義ナリ

多少天台人

不識寒山子

莫知真意度

喚作閑言語

此四言ハ寒山子自身ノ自讃ソ天台縣ノ人  
元許多少ノ人アレ此寒山道人ヲ荆識セ

ス真諦ノ意度アルヲエシラスホトニカレ言句ヲ作テモイタツラ度  
ヲ為ト喚ナスハ是非ナイフソトナリ

可惜百年屋 左倒右復頤 牆壁分散盡

木植乱差橫 甃瓦片々落 朽爛不堪停

狂風吹鷲塌 再豎卒難成 此屋モ又一端ノ家屋  
ニアルヘカラス百年屋

トアルホトニ人身ヲ指テ以テ比廢宅ニ詩ナルヘシ古ハイカメシキ長安人大  
宅テ百年ヲ期ノ造リツラヌモ今ハ病人ニサヘナリテ左倒右傾テ零落老  
死スルヲ恰モ牆壁ノ塌モナク分散シ尽木植ノキレモ乱テチカヒ横リヤ子  
ノ瓦モ片々ト碎墮柱株モ雨露ニ朽爛シテアルヲ乍チ狂風吹來レハ鷲  
塌ト忽倒スルサレモ誰再取立ルヲモナク荒果ルホトニ人生殿宅ノ造  
作モ結構ハイラヌヲソトナリ

精神殊爽々 形貌極堂々 能射穿七札

讀書覽五行 經眠虎頭枕 肯坐象牙牀

若無阿堵物 不啻冷如霜 此詩ハ儒者ノ形質儀  
相ヲ云リ見ルカラニ其稟

賦精神爽々ト潔白ニメ諸人ニ勝レ形貌堂々ト盛正ナリ及第シテハ能  
七札マテ射透ス五善ノ射藝ニ達シ書ヲ讀シテハ五行相剋相生ノ妙理  
天文地理ノ運氣ヲ悟リ堆ク虎頭ノ枕ヲシ昔ヨリ象牙ノ牀ニ坐タ人ニモア  
レ今時ハ阿堵ノ物ナクテハ用ヒラレナイソ阿堵ハ錢ノ一也虎頭枕象牙床皆富  
貴ノ具也虎頭ヲ張拔ニシタ枕ソ左様ノ物モナク貧苦ナラハ人物ニヨルニ  
冷キヲ霜ヨリ外ニモアルヘキソ昔養由基能射穿七札見唐書愚謂七札ノ  
札ノ字ハ按礼記樂記其射主於穿札註曰一者金壁集曰晉王衍妻郭氏  
々々喜聚斂衍疾其貪鄙故口不常言錢妻欲試之令婢以錢使不  
得行衍早起見錢謂婢曰茶此阿堵物去註曰阿堵者眼中也以錢  
為眼中之物終以不常言錢

笑我甲舍兒

頭頰底執紵

巾子未曾高

腰帶長時急

非是不及時

無錢趁不及

一日有錢財

浮圖頂上立

此詩ハ寒山子ノ迷懷  
リ台刈百姓ノ子ヒカ寒

山子ノ躰ヲ笑ツ何トシテ其方ハ物知リノヤウニロウハキカルレヒカシラモツラモ  
執紵淡トタシナスラレシフクレテ頭巾帽子モ至高腰帶急緊ニ引ニメ  
緩帶魏然ノ躰モナイト云ツ寒山返答ニサレハ是時代不遇テ非如此  
錢財ノ每キユヘツ扱錢カナイトテ今更趨来スルニモ不及ホトニカクシ  
テ居ルヲ若一日ニモ錢財ヲ得テ名利ヲ思ハ、結構ナル頭巾衣服ヲシ  
テ殊勝ヲ作ラハ浮屠氏ノ頂上ニモ立テ見ヌヘキトナリ

買肉血滯

買魚跳鱗

君身招罪累

妻子成快活

終死渠便嫁

他人誰敢遏

一朝如破牀

兩箇當頭脫

此詩ハ俗家婦殺ノ躰  
ヲ諫戒スル也獸肉ヲ買

求ルヲ見レハ血カクハツクト滴出シ魚ヲ買得ヲミレハハツクト跳リハ子テム  
コキツ生タル物ノ死ヲ若ムハ皆同事ナルヲ君身自罪累ヲ招クハ何  
事ソト云ニ妻子ニ喰セ我モ喰テ快活ヲ成シ樂ムト云ツサテモ哀ナル  
胸懷哉其ホトニ深ク思女房トテモ吾身頓テ死ハ其傍他人ニ嫁シ  
去ルソ我有時コソ否在云ヘケレ誰止ムル者モナク平生衾ヲ重枕ヲ取ヘ  
シ床モ分断シタヤウニ一朝離別スルノ其當頭ニ妻子ノ兩箇モ我ニ  
ハ不随シテ脱却スルホトニイラヌ殺生甘味ニ耽ルヲカナ其娛樂ハ  
須臾ニシテ其罪累ハ窮ナキフソト云義也

寒山詩集鈔第三終



110X  
423  
5